

月六年日
三拜禮

一 聲 鐘

附刊
第...卷...期...

（號九十九百三第期）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不勝感荷。茲為擴大宣傳，特設此附刊，以登載各界之來稿。凡欲登載者，請將稿件寄至本報編輯部，以便彙編。本附刊之內容，以社會評論、文學創作、學術研究為主。凡屬此類之稿件，均歡迎刊登。本附刊之出版，旨在為社會提供一個交流思想、發表見解之平台。凡欲訂閱者，請向本報訂閱部洽購。本附刊之訂閱費，與本報主刊相同。本附刊之廣告費，亦與本報主刊相同。本附刊之發行，旨在為社會提供一個交流思想、發表見解之平台。凡欲訂閱者，請向本報訂閱部洽購。本附刊之訂閱費，與本報主刊相同。本附刊之廣告費，亦與本報主刊相同。

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初集



梁冬丽 刘晓宁 整理



鳳凰出版社

短篇小說說



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初集

上



梁冬丽 刘晓宁 整理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初集 / 梁冬丽, 刘晓宁整理.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5506-2899-1

I. ①近… II. ①梁… ②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近代 IV. ①I2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3986号

书 名	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初集
整 理	梁冬丽 刘晓宁
责 任 编 辑	王清溪
装 帧 设 计	徐 慧 陈贵子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bs.com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句容市春城镇南, 邮编: 212404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	26.625
字 数	622千字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2899-1
定 价	120.00元(全二册)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511-87871135)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近代岭南报刊小说
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7BZW018）中期成果

导 言

自从涉足岭南报刊小说研究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搜集与整理尽可能全面的小说篇目,使研究置于信实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之上。在有意识地把短篇小说的整理作为一件专门的工作之后,要求就更高了,困惑与纠结更加明显。什么是短篇小说?岭南报刊的短篇小说一共有多少?最初确定篇目时,使用的是排除法:首先是从文体上净化,去除列入“小说”栏目却不是小说的作品,这种情形比较少,如《香山旬报》第8期“小说”栏下刊载的《薄命花传奇:小青吊影》和第21期“小说”栏下刊载的《博浪椎传奇》,这两篇显然是戏曲类作品,必然不能选录;其次是按篇幅长短来剔除,先是把报刊上连载的以章回体式创作的小说去掉,如《廿载繁华梦》《宦海潮》《东游记》等;其次是排除了长篇的翻译小说,如《几道山恩仇记》《黄金藏》《红露》等。经以上几步筛选之后,非小说体裁被排除在外,长篇小说也不作收录。但仍存在这样一些篇目,给“短篇小说”的收录工作带来了不少障碍。一部分小说的篇幅对比章回体小说为“短”,对比同时期及现今的短篇小说为“长”,虽连载数期,但没有章回体小说的印迹;另一部分篇目,兼有小说和新闻两种体裁的特征,尤其是早期报刊小说尚未从新闻栏目中脱离出来。该如何进一步确定?这时,则从栏目是否标注为“短篇小说”,或从小说类型是否标注为“短篇”来确定。若仍然无法从以上标准来确定,就需要从小说的体裁特征去判断。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研究、细读文本,审视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的重心由外部特征转变为内在要素,同时掌握了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的刊载和发展历程,使得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研究范围的确定成为可

能,在多次讨论和修改之后,才最终核准了本集所收录的篇目。

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就是刊载于近代岭南发行的报刊上短篇的小说,包括胡适所说的“烂调小说”和“西方的短篇小说”^①或“新体短篇小说”。“烂调小说”是指中国古代篇幅短小的小说,主要是“笔记杂撰”;“西方的短篇小说”指“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打破了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创作规律的小说,“有特别的性质”。近代岭南报刊中,有些采用传统手法创作的“短篇的小说”。从语言上看,包括文言、白话与粤语小说。另一些借用西方小说创作手法的“新体短篇小说”则是研究的重点,因其体现了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的时代特点。“继往开来”最能反映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的总趋势。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报人小说家,在中国这个文脉相承的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创作、阅读氛围的熏陶,借鉴古代短篇小说优秀的创作手法来创作的小说不可能抛开不论。因此,首先要考察的是对传统的继承问题,因为继承不是照抄,而是创新性地接受。作为近代岭南报刊刊发的重要对象,即使被胡适称为“烂调小说”,也不应被置之不理。而被胡适称为“新体短篇小说”的作品,在近代异军突起,在岭南报刊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自然是重点探讨的对象。

总体而言,写法上与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一脉相承的,造就了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的“传统性”;写法上受西方小说影响而打破旧传统的,造就其“革新性”。此外,既然单独拎出“岭南”一域之报刊小说进行全面探讨,必不能省略的步骤就是共时的比较和空间的对照。在创作的主题、主旨上能否反映时代思想主潮,其主旋律是否与其他区域的小说相通,关联着近代岭南报刊

① 胡适《论短篇小说》,见《新青年》,上海群益书社印行,1918年第4卷第5号,第395页。

短篇小说是否具有时代性;在方言选用、作家群体构成、自然空间构建方面是否为岭南所独有,是否能够反映岭南区域特色,便决定了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是否具有地域性。

一、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的刊载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发行主要依靠单独传抄、刻印或结集出版。近代以来,报刊兴起之后,报刊便成为短篇小说的主要载体,也是短篇小说发行最有效的载体。因为短篇小说篇幅短小,一般一期或一天即能刊载完毕;连载的,也仅一两期或一两天就能刊清,较长的亦不超过十期或十天。既可填补报尾之不足,亦可补救长篇创作或翻译作品耗时较久跟不上报刊出版进度的缺陷。同时,短篇小说能让读者在短时间内,花费更少的时间、更少的金钱即能消费,不像长篇小说那样需要追逐数月,甚至数年才能终结故事,这是短篇小说在近代更受报刊欢迎及读者青睐的主要原因。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多以记、传名篇,以唐宋传奇和魏晋以来的笔记小说著称。如《世说新语》有文无篇名,不同内容的小说分类汇集成书。到《聊斋志异》,则终于有了正式的篇名,且有了真实的署名。近代岭南报刊小说因报刊这一载体的独特性,不但有小说篇名,大多数小说还有栏目名;大部分小说还标注了类型,或注明篇幅,或注明主旨性质,或注明题材内容,这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所没有的;署名署的基本上是笔名,笔名取名方式各异,寓意丰富多彩,且署名处有时候能看到来稿的形式,如署名后有“来稿”“稿”“寄稿”附加文字的,说明非报刊创办或营运人员的作品,“译”“润辞”“述”“辑”等看出署名者的作用;开头按语往往说明创

作的原因、素材的来源或阐述主旨,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一般把这些内容放在结尾处交待。

回顾近代岭南报刊刊载小说的历程,可知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在报刊上的刊载,从无到有,从类型标注、栏目上称之为“短篇小说”,到以文体的形式居于报刊的重要位置,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

早期岭南报刊的性质比较单一,主要为政治、宗教、商业服务,文艺性作品比较缺乏,如《香港航运录》《香港船头货价纸》为商业服务。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后,香港人开始自办报刊,如《香港中外新报》(1864)、《中外新闻七日报》(1871)、《华字日报》(1872)还是以社会事件的报导为主要内容。《广报》在1886年创刊,直到1887年的报头约售处才多了一句话:“凡有新闻、诗、古文、词、论说,俱可随时寄至本局摘录。惟原稿无论刊与不刊,概不检还。”可见,这时候才慢慢开始刊载文学作品。《中西日报》约在1892年开设了“诗章附录”一门,夹杂在广告之中,但位置相对固定。1900年才出现了专门刊载文学作品的副刊《鼓吹录》,这是香港创办的《中国日报》及其旬刊《中国旬报》的贡献之一。1900年,《中国旬报》刊载了《奉俄皇命记》翻译小说,此期目录上有“小说”二字,并不处于《鼓吹录》中。直到1904年5月10日的《中国日报》继“辑译”“新戏”“粤讴”“谐谈”等栏目之后,才在《鼓吹录》副刊中设置了“小说”栏目,但尚无“短篇小说”专栏。正如中国古代现存文本的文学作品从抒情的诗歌到叙事与议论结合的散文之后,才开始有了叙事为主的小说,近代岭南报刊的文学作品亦多从诗歌、散文开始,才逐渐出现了小说。现存该报最早标注其为“短篇小说”的作品始于1907年3月23日的《窃马贼》(见插图1),从花栏装饰看,是与刊载长篇翻译小说《黄金藏》的“小说”并列的栏目名称,与“小说”没有从属关系,亦与其他以小号字标注的“民族小说”“怪诞小说”“辟疫小说”“近事小说”等类型有异。另



插图1 《中国日报》“短篇小说”栏目名的出现

外两篇《厌世之富翁》《钱神》也以“短篇小说”为栏目名。《中国日报》的短篇小说篇幅短小,属于常见的近代报刊短篇小说的形态,与其他长篇翻译小说判然有别。其连载的其他3篇翻译小说连载时间相当长,篇幅亦达数十万字,《几道山恩仇记》还出版了单行本。

早在1900年创刊的《安雅书局世说编》中,类似短篇小说这样的种子即萌芽了。1901年的“本省纪闻”一栏中有“民情”这一子栏目(见插图2),开始刊载一些作品,“新闻性”与“社会性”相对薄弱,十分富于趣味性与传奇性,情节也相对曲折婉转,有“类小说”^①的倾向,值得关注。1902年9月27日,在文艺作品专栏“杂著附录”中刊载了“新译泰西小说”《千一夜夫妻》(见插图3),这是现存比较早的岭南报刊小说文本,可惜仅存此一期,未完待续部分已经无法考究,很难判断是长篇翻译小说还是短篇翻译小说。不

① “类小说”的概念,凌頔为《新闻传播与近代小说之转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有详细的论述,他认为:《申报》新闻版上登载的类似于小说、笔记的文字,既非典型的新闻,又非典型的小说,作为新闻与小说的中间形态,具有模糊性的根本属性。相较于新闻,其实性的追求不高,有虚构的成份;时效性较弱;追求娱乐和审美胜过信息本身。“类小说”在叙事上的探索为新小说的产生做了部分准备。《安雅书局世说编》中这部分文字即是“类小说”发展的表现形态,对报人的小说创作与报刊小说资源的拓展有很重要的意义。



插图2 《安雅书局世说编》“民情”处内容



插图3 《千一夜夫妻》刊载位置

过据此可知,这是比较早的《天方夜谭》故事的连载版译本。惜因报刊散失,此后未见该报再有“小说”字样。翻译笔法如《千一夜夫妻》稚拙的作品还有《真光月报》(1902创刊)现存唯一的小说《渐渐女仙》(1906年第2期,见插图4),由报刊的创办者、南美浸信会教士湛罗弼译写,小说述七个可爱的微风机敏地让绿鬼渐渐变成女仙的故事,有“狼外婆”的痕迹。故事本身颇具可读性,可是文字实在过于佶屈聱牙,降低了艺术感染力。

现存岭南报刊中,最早标注为“短篇小说”栏目的作品应该是《广东日报》1905年7月26日的《一捆血》,另一篇作品《樱花梦》(1905年7月28日)也是比较典型的短篇小说,可是其标注的是小说的内容性质“记事小说”。此后,标注“短篇小说”的作品逐渐多起



插图4 《真光月报》的“小说”《渐渐女仙》,可见栏目名、篇名、翻译者信息

来了。

《时事画报》1906年第29期发表浣白女士的《老姬泪》，“短篇小说”四字放在题目的右边，字号特别大。而1906年第30期发表啸虎来稿的小说《纨绔镜》（见插图5），于题目上方标示了类型“短篇小说”，字号较小，同时在题目右方标示了栏目名“短篇小说”，字号特别大，又有插画装饰。可见“短篇小说”既可以是栏目名称，跟“小说”并列，也可以作为类型名称。近代岭南报刊小说类型标注一般以内容性质来区分，如“近事小说”“义侠小说”“记事小说”“政治小说”“侦探小说”“艳情小说”“冒险小说”，以篇幅来命名的，仅有“短篇小说”，未见“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类别。在排版上，大部分是在题目的上方用小一号的字体标示，偶尔也会在旁边或题目后面用小号字加以说明，这可能是因为排版漏排而补排。而栏目的“短篇小说”主要放在栏目名的位置，一般比小说题目和类型标注的字体都要大，或者有花纹装饰，或者有插图配合。以上只是大致的区分，实际未必如此严格。不管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凡是类型或栏目标注为“短篇小说”，其篇幅都比较短小，叙事方式符合短篇小说的要求与特征，这些小说都可以归入本集的整理范围。

近代岭南以外，首先刊载短篇小说的杂志是《新新小说》（1904），由陈景韩主编，长短篇合载，其中陈景韩自己创作的《路毙》颇有胡适所谓“西方的短篇小说”的样子，但无“短篇小说”的栏目，亦无明确“短篇小说”概念的意识。此时有意提倡真正短篇



插图5 《时事画报》同时用“短篇小说”标注其栏目与类型的代表作品《纨绔镜》

小说的刊物是《月月小说》(1906),它在广告中专门提到短篇小说:“如有思想新奇之短篇小说部,愿交本社刊行者,本社当报以相当之利益。”^①而且提出西方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一样是平行独立的体裁,有其自身价值^②。它设立“短篇小说”专栏与“译本短篇小说”专栏,两栏共发表小说73种,占该刊发表小说113种的65%。此外,还开辟专门的笔记小说栏目“札记小说”。其他设立短篇小说专栏的杂志有《小说林》(1907),比《时事画报》1906年设立“短篇小说”栏目要晚,与《中国日报》的“短篇小说”栏目设立大约同时,此时岭南小说专刊《中外小说林》(1907)亦已设立“短篇小说”栏目。从1909年创刊的《小说时报》起,短篇小说栏目便常常排在长篇小说栏目之前,篇幅也有所扩大。民国初年还出现了《礼拜六》等主要刊登短篇小说的杂志,这意味着短篇小说的地位在不断提高^③。

一般来说,小说栏目的名称主要有“说部”^④“说部丛”“稗官署”“小说”。再细分子栏目,则有“翻译小说”或“短篇小说”诸栏,未见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这样的专栏。比较特殊的是《天趣报》,刊载小说的两个栏目名为“人天眼”“虞初语”(见插图6、7)。“人天眼”的栏目名比较独特,“天眼”是佛教五眼之一,宋代晦岩

① 月月小说编辑部《征文广告》,见《月月小说》,1903年第3期。

② 紫英《新庵谐译》,见《月月小说》,1906年第5期。

③ 袁进《近代短篇小说的崛起》,《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④ 刘晓军《“说部”考》总结了“说部”被“小说”代替的过程:“说”的本义为“解释、说明”,可引申为“讲述、叙说”,由“说”之本义衍生出论说体,由“说”之引申义衍生出叙事体。早期的“说部”概念既包括阐释义理、考辨名物的论说体,如论、说、议、辨、诗文评、说书体、学术性笔记等,也包括记载史实、讲述故事的叙事体,如史料性笔记、故事性笔记、说话、小说等,是众多文章、文体、文类的汇聚与集合,而非单一的文体概念。晚清以来,随着以小说为主体的叙事体地位的提升,“说部”逐渐将论说体排除在外而专指叙事体,并最终成为“小说”之“部”。见《学术研究》,2009年第2期。

智昭编的《人天眼目》是禅宗典籍,当取义于此。“虞初”二字初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虞初周说》,明清有志怪、传奇、笔记小说系列《虞初语》《虞初新志》《虞初续志》等,“虞初语”当取义于此。前者命名有宗教哲理层次上的思考,后者有历史层面的思考。这是近代岭南少数以传统文言小说为主要刊载对象的报刊,取名与古代短篇小说有关联就不足为奇了。《赏奇画报》(1906)刊载小说的栏目名亦为传统的“说部”,多为笔记小说,传奇、志怪的取向十分明确,大约是清政府高压政治下,报人为了生存,刻意远离政治的一种折衷之法。

《农工商报》(1907)与《广东劝业报》(1908)是比较特殊的十分富于岭南特色的两份实业报,小说栏目名为“古仔”“讲古仔”(见插图8)。“古仔”是粤语区对富于趣味性、传奇性故事的称呼。



插图6 《天趣报》小说栏目“人天眼”



插图7 《天趣报》栏目“虞初语”



插图8 《农工商报》“讲古仔”栏目

的初心显然可见。

近代岭南报刊刊载的短篇小说还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中篇化、系列化、微型化。

传记小说中篇化现象主要出在《农工商报》，世情小说中篇化现象主要出在《唯一趣报》有所谓。《农工商报》之《制造瓷器大家巴律西小传》，从题目看是比较典型的传记小说，正文内容对正面人物美化的、细致的刻画也可以看出其史传特色。可是，这篇小说的篇幅却相对较长，同报刊其他几篇小说一般在200字至1000字之间，较长的也就约1600字，且在一两期内完成刊载。这篇《制造瓷器大家巴律西小传》则长达4700余字，且连载期数达四期。《美国大北铁路公司发起人占士比儿小传》虽然只连载了两期，但是字数也近3500字，篇幅是其他小说的2倍以上。《兽肉霸王亚模小传》连载了四期，在缺少一期的情况下，文字也近6000字。《德国农业发达史演义》连载了四期，未完，而字数已达7000余字，其规模显然有中篇化的倾向。除了篇幅，更重要的是情节设置越来越

长,曲折化;人物塑造细致化,人物性格的形成渗透在反复的叙述与连续的文字渲染中,不再是作者在开头时说的“性本风流”或“性质和善”“性嗜赌”“性朴拙”这样的标签式性格;结构规模大开大合,穷极人物一生或事件之始末。以上因素造就了《农工商报》小说中篇化的品格。《唯一趣报有所谓》世情小说的渲染则更加细腻绵密,连载的期数也相当长,《佳人泪》有七续八期,《天涯恨》六续七期,《巾幗魂》五续六期,《闷葫芦》十一续十二期,《海底针》九续十期,《千钧一发》五续六期,《肝胆镜》五续六期,《专制果》五续六期,《阎应元》为历史人物小说,长达十二续十三期,字数则从3000至5000,甚至10000字不等。字数长、情节曲折多变、人物性格的形成过程较为复杂、结构开合大、细节绵密,类明代中篇传奇小说,可见其世情的描摹较为丰富。

对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系列化与微型化同时有贡献的是《时事画报》。《时事画报》刊载的短篇小说数量很多,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有几篇小说连续发表于相近的几期,共同阐释一个主题。署名均为“述奇”的,连续发表了3篇短篇小说《骗之骗》《骗又骗》《骗上骗》,揭露的是棍骗伎俩的恶毒,显然是有意识组织创作而成的“骗骗”小系列。解读“尚武精神”的小说有1908年第6期的《械斗》、第7期的《蒙馆》、第8期的《争花》、第9期的《女权》、第10期的《兄弟》、第11期的《技勇》、第12期的《竞渡》共7篇,利用反语、讽刺的手法批判了社会上几种荒唐的“尚武精神”。《械斗》《争花》《兄弟》前还分别有“(一)”“(三)”“(五)”这样的序号,从前后篇目总数及发表的顺序看,正好从一至七可以排完7篇小说,其序列性明显。作者均是同一个人,署名“喆”。可见作者十分有意识地围绕共同的主题组织小说的创作,从邻里、师生、嫖客与妓女、夫妇、兄弟、技勇、竞渡等不同人际间的关系全面地、有计划地开展写作,其系统性极高,显然有别于其他随意选取素材撰写的小

说。署名“劳人”的“短篇小说滑稽小说”也是小系列,有两篇作品《过去及现在》(1908年第30期)、《现在及将来》(1909年第2期),显然也是经过整体构思与统一计划写成,发表于1908年最后一期和1909年第2期,发表时间的安排也是有意为之。第一篇的结尾还有这样的语言暗示下一篇的写作与发表计划:“罢了,年晚了,收工了,说也没得说了。待过了这个年,再与看官说说将来罢,请啊。”果然,第二篇发表在1909年第2期,在开头有这样的语言呼应上一篇末尾的话语:“看官还记得否,在下去年说过,待过了年,再与看官说说将来。今年第一期便忘记说了,如今补说还不算迟哩。”前后两篇之间的话语呼应得非常好,如果不是有意为之,很难有这样的契合。且两个故事发表的时间和讲述的事情非常切合年末与年初的时间场景:“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构建正是岁末怀旧、年初迎新的时节。还有一组比较著名的系列小说是“趣致小说蠢侦探”系列,1909年第1期的《军装》、第5期的《满街革命党满街侦探》和第7期的《轮船》,如前几个系列,前后各篇之间既有共同的中心主旨:“蠢侦探”,又有变化:街上火拼、互相设计诱捕、轮船上乞求等几个场景,描绘的是“蠢侦探”的表现,这几篇小说内容与写法同中有异、异中有顺承。作者在末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两弁者,亦谓之侦探乎?是直设阱陷人者耳。”“如此亦曰侦探乎?是直捕风捉影而已。”“如此亦曰侦探乎?是直哀乞耳,恳求耳。”发问的句式一致,根据场景回复的答案有异:设阱陷人、捕风捉影、哀乞恳求,最后的判断是完全一样的语句:“中国之侦探术,于此(又)可见一斑。”“有意为之”的痕迹显然可见。

《时事画报》1912年第3期的“最短短篇小说”系列则是短篇小说微型化的最初形态,分别署名“无”“弦”“客”(见插图9),三篇篇幅在240—260字,第一篇通过星洲医院与酒肆咫尺霄壤的对比,反映了社会贫富不均的现实;第二篇批判了与犹太人一样“有

金钱而无国家”的亡国奴思想；第三篇批判了资本家对“文明国民”的压榨。三篇之间，通过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西方国家的黑暗面，企图激发中国民众对全盘西化、一味以为西方文明即是人类文明的思想加以反省。



插图9 《时事画报》“最短短篇小说”版面

1908年以后的近代岭南报刊小说刊载时，基本上以“栏目名+类型名+小说名+署名”的固定形式出现在报刊的显著位置中，成功占领了报刊副刊的主导地位。至此，对近代岭南报刊刊载的短篇小说有了大致全面的了解，小说的刊载从无到有，短篇小说的刊载亦是从无到有，从类型的短篇小说，到栏目的短篇小说，再到文体上的短篇小说。在近代报刊这一载体的支持下，短篇小说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甚至有了岭南报刊小说家的小说集。

第一部报刊小说家小说集应该是琼州报人王斧的《斧军说